

## 2013 书评特辑(十)

## 追寻——于喧嚣与混浊中

——《独写我心》读后

■ 文/高杰

我读秉文随笔、散文类的作品还是多年前他当记者的时候,最近十多年他在出版社做编辑,繁忙的工作之余,仍呕心沥血,终于在最近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独写我心》。作为老朋友,除了高兴,读后总会有一些感想,记下来亦算我们间的交流。

虽言“文无定法”,但生活在一个精神世界纷乱芜杂的时代,如果真正称得上是有价值的写作,为文者内心的定力与选择却绝对是有的。且这样的选择如黑白一般分明,不可绕开亦难以逾越。因此评说老朋友的大作也需要从回答这个问题开始。

我粗略了一下,秉文的这个集子共收入各类文稿65篇。与习惯不同的是,编辑时抹去了所有作品的写作时间,而用自我点评的方式加入一些“题外语”。这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讲并无妨碍,因为避开时间空间的联想倒也益于体味字里行间的微妙变化,作者一以贯之的精神状态以及为文所追求的思想境界。

收入这部集中的作品虽内容不同,特色各异,看似独立成章,细细咀嚼却有某种内在的、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且特点鲜明、风格突出。作者确实在追求一种“独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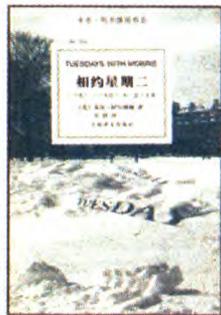
心”的写作理想,在一个信仰缺失,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进入主流价值的时代保持精神超脱,把讴歌真善美作为写作的主旨。可贵的是,这些文字自然、质朴,虽非家长里短,却也以小见大,蕴含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爱的情感,洋溢着普通人生活中积极健康、乐观豁达的思想气息。

这部集子在作品编选方面尽力体现了内容的丰富和写作手法的多样。包含了“生活拾零、人物素描、谈艺读书、心弦依旧”四个部分。笔者非常喜欢“生活拾零”中《家有猫咪》、《蝴蝶飞飞》等几篇写动物的文字,风趣形象、机智多变,写出了善良的天性和真挚的感情;“心弦依旧”一章中收录的多篇倾诉亲情、友情以及写工作亲历的文章细节生动、行文流畅,亲切感人;“谈艺读书”中的《鲁迅受过的人》、《不一样的水墨画》则以标题新颖,行文精致见长;“人物速描”,这一章中的《暴慕刚;玩葫芦》、《胡雪;现实的那一种》写得语言凝练,切入角度新,篇幅很短,却给人精巧细腻,敦厚稳健的印象。当然这本集子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部分作品缺乏深度,人物访谈在问题设计上过于一般,有点程式化。

瑕不掩瑜,这部作品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平和、散淡的品格,看似波澜不惊,却处处显现出作者观察生活,感悟人生,体味现实的功力与积累。而作品本身的艺术效果并非刻意为之或精心拿捏,而是一种自然天成般的客观表达。是思想理念与文字叙述,写作素材与文学提炼两者间的自然结合。

经过几十年的磨砺,秉文在退休之年集结出版的这部作品,不仅是心血和成果的展现,更是功力和修养,价值与境界的证明。与当下许多出版物和许多人的写作比较,他的作品突出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在于:对当下的生活保持了应有的清醒和距离,从而使自己的写作有一种在喧嚣与混浊中追寻本真的淡定。“独写我心”让我自然联想起《桔颂》中的名句——“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笔者以为,好的写作首先是理念上与规律对位,有普世价值观作为内在的支撑,这一点与作品的篇幅、题材几乎无关。其次,要认识写作是一件平常却也重要的事情,文字一旦与公众见面,便有了留久而传远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对出书这件事情,任何人都需要有“闭心自慎,终不失过”的意识。



编辑推荐

莫里·施瓦茨是作者米奇·阿尔博姆在大学时,曾给予过他许多思想的教授。米奇毕业十五年后的一天,偶然得知莫里·施瓦茨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来日无多,这时老教授所感受的不是对生命即将离去的恐惧,而是希望把自己许多年来思考的一些东西传播给更多的人,于是米奇·阿尔博姆作为老人唯一的学生,相约每个星期二上课。在其后的十四个月里,米奇每星期二都飞越七百英里到老人那儿上课。在这十四堂课中,他们聊到了如何面对他人,如何面对爱,如何面对恐惧,如何面对家庭,以及感情及婚姻,金钱与文化,衰老与死亡。最后一堂课是莫里老人的葬礼,整个事情的过程,以及这十四堂课的笔记便构成了这本《相约星期二》。

## 信仰力量之源

——读王筠小说《长津湖》

■ 文/刘会生

中国人穿着单薄的服装,拿着简陋的武器,冒着美国人猛烈的轰炸和密集的弹雨,饥肠辘辘,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无休无止地冲锋,勇往直前,迫使美国军队经历了有史以来最远的一次败退。军旅作家王筠小说《长津湖》,让我一下回到那场生死考验的战斗纷飞年代,感受到了人民军队坚强的战斗意志,为战士们们的舍生忘死而潸然泪下,更对这样一支人民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小说《长津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魅力,就在于作者集二十年研究朝鲜战争的积累和对长津湖战役幸存将士的采访,以气势恢宏的笔调,全景式再现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小说从一个站岗的车厢写起,逐渐将镜头推进到朝鲜战场,情节此起彼伏,扣人心弦。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营长吴铁锤。这个出身皖南的打铁汉子身经百战,他作战勇敢、性格急躁,当过新四军的他,脏话比李云龙还多,但又具有铁血柔情的一面。他把让他们出示出境证的东北边防军的枪扔到鸭绿江,细心照顾朝鲜小女孩乔静子,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具有浓厚上世纪50年代中国军人气息的人物。

此书还通过亲手编织的手套和毛衣来表现营教导员欧阳云逸与蓝晓萍的纯洁爱情,更加强了感染力。通信员李大个和蓝晓萍、李桂兰、麦卡锡等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跃然纸上。

最精彩的一幕是1081高地令人痛彻心扉的情景再现:“积雪覆盖的堑壕中,是一具具中国人僵硬的身体,他们一个个挨着趴在自己的战位上,有百十号人,都持枪而待,枪口全指向下面的道路,那是美军陆战队要经过的地方。这些中国人的衣着都非常单薄,没有大衣,多数人还戴着单帽,穿着单鞋。”他们宁愿冻死也决不放弃阵地,直到冻死在战壕里,他们依旧匍匐在地,保持着伏击与准备冲锋的姿态。就连经这里撤退的美军陆战队的官兵都对静静静静躺在阵地上的中国人行了个庄重的军礼。

这一幕展示了志愿军战斗精神与钢铁

意志,展示了人民军队的军魂,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战斗下去。这种震撼人心的场景,令强大的敌军认识到什么叫不可战胜。

读了这本纪实小说,我的另一个感受是:我们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使解放军的这支拳头更硬。此书也实事求是地揭示了我军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当志愿军某师前卫营要跨过鸭绿江时,欢送他们的不是鲜花,而是东北边防军的阻止,要他们出示出境证。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这支部队还没有具备起码的作战条件的情况下就出国作战,这样的决策是否草率?机枪班长孙大壮因没有大衣,不得不在被子上掏了两个洞,两条膀子插进去一穿就上了身子,再一围一系,被子就变成了大衣。而美军每人一件兜头大衣、棉帽子、棉手套、防寒靴、鸭绒睡袋一应俱全,每个班还配有棉帐篷和柴油炉,可生火取暖,有热饮热食。这样悬殊的保障条件使我两军在战役一开始就处于下峰。导致在战役中,我军冻死的人员多于战斗中牺牲的人员。

多少年后,当时的九兵团司令宋时轮离休在家,他对这次战役进行了反省。1950年7月下旬,九兵团即已接到军委准备入朝作战的指令,但至11月初跨过鸭绿江参加二次战役,部队虽然也考虑到冬季作战,但除了开会动员竟未在后勤保障方面采取任何措施,竟傻等中央统一调拨装备,而随着战局迅速发展急急入朝,一切都来不及了。反观东北野战军各部队,入关前都设有留守处,入朝作战时均能迅速更换冬装,且部队有在严寒条件下作战的丰富经验,他们用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战果。当然,九兵团的数万将士也没有白白牺牲,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我军的后勤保障现代化奠基。

更令人震惊的是由于军队中国国民党俘虏了很大的比例,使叛逃人员不断出现,给我军带来了不小损失。粮秣员吴一六在战争白热化时逃跑,使部队没人去搞给养,连冻带饿使悲剧发生。

小说还启示我们,现代化战争打的是后勤和装备,打的是科技。要取得现代化战争

的胜利必须提高国力,增强国防实力,提高每名士兵的素质。不管别人说三道四,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长津湖》的第三个看点是:小说站在人性的角度讴歌了人在极度艰难环境下的意志力和忍耐力,传递了无坚不摧强大人性的信仰力量,展示了流芳百世的长津湖精神。

作者从战史资料的深入研究中,从长辈口耳相传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中,获得了对这场战争真切、具体的了解与认知,传递了这一题材所独具的文学意蕴,深刻表达了作者对这场战争的哲理思考。志愿军第九兵团与美国海军陆战一师展开的这场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战争,俨然已经超出了常规战争的范畴,更像是一场意志力的殊死较量,我们的军队在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条件下还能坚持战斗到底是为了什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进攻?这一点就连当时的美军官兵都不理解,他们试图通过随军牧师寻求答案,在失败后选择撤退。而美军陆战队队员刘易斯为了逃离战场,选择装扮成伤员坐运伤员的飞机回国。

60年后,美国好莱坞斥资1.3亿美元,由《地心历险记》导演埃里克·布雷维格执导拍摄的展现这场战役的3D大片《严寒十七日》再次试图找到答案。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为了继承长津湖精神,也要拍摄一部大片向全世界展示我们自己的视角,著名导演冯小刚也跃跃欲试。而长津湖精神就是那种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舍身忘我的思想境界,团结一致的优良传统和坚持真理不动摇,遇到困难不低头的崇高品质。如今只有物质加精神,我们的军队才能打大仗、打胜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英雄乘风去,精神砺后人。让《长津湖》这本好书成为激励我们建设信息化军队、建设强大国家、实现中国梦的信仰源泉和力量源泉。



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纠结的爱情悲剧。

《穆斯林的葬礼》以独特的视角,真挚的情感,丰厚的容量,深刻的内涵,冷峻的文笔,宏观地回顾了中国穆斯林漫长而艰难的足迹,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在政治、宗教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塑造了梁亦清、韩子奇、梁君壁、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等一系列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人物,展现了奇异而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作品含蓄蕴藉,如泣如诉,以细腻的笔触拨动读者的心灵,曲终掩卷,回肠荡气,余韵绕梁。

书评征稿

《石景山报·书评》征如下稿件:

- 1、对各领域优质图书的书评。
- 2、对图书内容的分析批判性评论。
- 3、书话,一切与读书有关的精妙文字。

优秀作者可建立长期联系,担任本报书评人。字数一般控制在1200字以内,优稿优酬。

来稿请注明“书评”字样,稿件仅限电子文档,不收纸质稿件,文本内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来稿寄到如下信箱:

shuping0926@126.com